



古今人物論第十三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東漢 光武

范曄 南宋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煩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光武

范燁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二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定命。靈貺自甄。沉幾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度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閔重擾。神旌乃顧。通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異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光武

何去非宋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

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濰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

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周瑜劉備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枕上之肉耳。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枕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長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自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 論小敵怯大敵勇，見高千古而氣雄萬夫。

光武

章 懋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夫何蔚宗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来蘓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

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倖覲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遺彼。誠失之矣。

光武

顧充

慨自漢鼎移新。卯金刀絕。歷載三六。天下螻動。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爲

天子。而興兵白水。發跡春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兵四會。共工是除。櫓槍旬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磨曆。竊發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卒伍。被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麀至。以共煙死灰於復燃。攻邯鄲而王卽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投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款。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殞亡。雪霜被而刺棘枯。橫網振而逆鱗掃。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大學。巡狩太山。戢弓矢而散

馬牛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故建武之政。號為止
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勲兼在昔。業侔西京。惜馬援被讒
於薏苡。而勲臣爵絕。代宗識兆於河圖。而侈志東封。內寵溺愛
於麗華。而嫡子迂位。為盛德之累。雖燭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
織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縝

范燁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
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
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蜂虿為戒。豈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燁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
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憑資。
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
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慚魏侯
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王者。異日談也。

隗囂

范燁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
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

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
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
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隗囂

蘇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
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
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
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
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
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豈一笑之而囂與王元
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
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恠也

鄧禹

范曄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羸糧徒步
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
其威損桐邑兵散宜陽梟龍軍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
不亦君子之爲乎

鄧禹

胡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總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面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

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真無愧矣

寇恂

范曄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奉明

寇子翼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一也守河內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逵而定潁川四也爲國家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曄於斯衆善

之中獨以屈賈復一事替為夷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弇

范燁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燁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疆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岑彭賈復

范燁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寔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羨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豈非慮自有明惑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克國

陳于陞明

為臣者無以有已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

喁喁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冒守盈之戒讓而不居則徇己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大以徼君寵吾于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戰功每行賞衆爭陳勞勩異獨屏樹下人目爲大樹將軍蓋其不伐若此廼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異識量相越哉今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就推遜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爲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爲節以能讓爲智是充國欲恣睢而競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爲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慘志士扼腕而嘆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攀鱗附驥之士雲合霧集莫不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逡巡自失者使異攘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爲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旣難不遠夫旣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爲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爲患非一日上

詢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踰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
方畧爲九屯以困夷是時破羗強弩兩將軍並主言戰贊充國
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爲得也及先零
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
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羗之績白不白
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士議論
噂沓其疇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
爲漢暮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譖之者光武
詔曰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
旤寧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鉤中車之約而不忘滹沱蕪

萋之恩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釁海內
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寢息四夷亦稽首闕庭意者見充國
金城之效能修備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和然則謂異爲
沽名充國爲好大以徼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恩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徂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投于國非二臣
所忍爲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
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
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
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與唐韓范籌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克國居功不同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評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己之心則一也二君千載有知已矣

馮異克國

劉曰寧明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有益于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爲招寵爲邀君讓功者爲沽名爲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乎彼各爲盡弓藏免死狗烹豈必皆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鷙鷙持此安

歸譬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

麟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葦之間厚德豈故鮮淺哉身

檻車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熱焉

交集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費

鷓夷之賜功臣無復蹈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爲是必以不讓爲

非而又安知克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其露神爵承

熙紹洽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擾霧滃之秋也囊干戈發弓矢

一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間非彼長鎩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竒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于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群雄而爲之君名王列侯皆握勝筭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开稱亂境上非若四海鼎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宣謀漫取凶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羗也輒曰無踰老臣斯以偃然無所顧遜矣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振旅而還此豈破羗強努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爲哉凡浩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龔遂者也杜

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譽計經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吾羗已服矣國家已解嚴矣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于三軍之政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爲也向也反覆論詰于萬里之外孰與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爲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誰執其咎吾安得晏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爲骸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而功有所不

可居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爲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是也。馮異之爲國大，躰慮者深，故約已而愈卑。充國之爲國大，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爲馮異易爲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冒可疑之迹，以進永利之忠，難無怪乎。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稷，勲勒旂常，亦狗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獨自完且美，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爲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爲已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爲禹數贊之。古人于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爲馮異易爲充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朝箴明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詭言也，果能必水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祐我哉？蓋霸之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勅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之瘠耳，而是流之漸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獲免耶？王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戰，亦將

以帥予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將為合倏散豈肯為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霸有焉故吾于水之合不為世祖幸而深為王霸與也

邳彤

范燁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邳彤

蘇轍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

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以為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夫河北必更驚動二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公曰請召高瓊已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但恐虜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卓茂

范燁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嚮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断断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韞憤歸道之賓越閔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隣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臧宮

范燁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群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鼓其餘壯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立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竇融

范燁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燁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
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締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
未私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永

范燁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
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說易以情納
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
槩也

馮衍

范燁

夫貴者有勢而驕人才士負難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
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失夫納妻皆知娶言已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怨羨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
情嗚呼

來歙

范燁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
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表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宋弘

范燁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
業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

之物論
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閔睢之風乎

宋弘

劉朝箴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為公主謀昏而本心已發露于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却昏實所以防微杜漸而破帝之膏肓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盍左券乎故子陵嘗與帝同學本心窺矚之素諒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時也羊裘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評 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者刺骨之論

祭彤

范 燁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監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青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郭伋

丁 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

家賜帛以榮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馬援

范曄

馬援騰聲二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說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一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馬援

胡寅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壘頭耿舒請從克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勲矣五溪之後復自請行
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跛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
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
其跛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
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趾則

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
鞍釋甲脩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車之危樂汗
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
不勝其趨趨誦誦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
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
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
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

數竒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請
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譟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
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躡
蹠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
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以之謗
不免主眷不終城西臺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
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
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
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
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
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
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
暮年出制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
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棗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渚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
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
紀渚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評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其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

自可喜

薛方逢胡嚴光周黨

范燁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避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胡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周黨嚴光

湯賓尹明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嚙炎劉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

兩處士直棗釣賤各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躡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鄉羶豪傑故士皆駑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偽符命誦功德羽翼獯獯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

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主則天下亦重重爭陳功見能以微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繇道何繇為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于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頽化獎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脩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悅仰遷移如脂如膏者將改絃易

轍以象一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鶩襲其香像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廁名道羨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日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局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罔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

物論
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土之鼓舞
而後輾然思奮哉至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
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
羞也

評 文字雕華綴采不乏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 釣臺碑

梁 肅 唐

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反正雲雷
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
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
於教與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
當時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
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道有會事有行
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
于道焉

嚴光

范仲淹 宋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蟲之上九象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由瑄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瓜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與讓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讐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贊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嚴光

黃洪憲明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
風群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
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卓蓋一世奚稱焉吾
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富春使車臨里門
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橫足至

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懷仁
輔象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亦
非予子自私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無諸身者責君
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留也夫先生之從
帝遊也自髮亂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遲滯于羊裘之
隱也蓋有以藉帝之微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視
往昔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逮夫夜榻之談諫
議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艱然而悔來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癡語廼悔之曰此狂奴故

態賢夫寤語猶作咄咄聲此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鼎司先生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踈薄顧俛首為小官屈僕僕居君房輦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明者覩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事必廷爭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屑往來不憚煩如此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有薛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縹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闕下無所受事而虛文縟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於晚年猶不却其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勦其一時相遇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廼其清風所被僅僅成東京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也

評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高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
未盡處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反覆足以發
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郭子章明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峰疊翠啣在澤畔風霧時臨
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際若增而高渭濱之勝跡
若覩而快故當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乎湖山之蒲眼以
即乎魚水之相親磐溪坐卧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
與夫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
祿藐然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稱我屢召屢不屈視

帝王若昔常朋而加足偃卧無異微時同寢席之歡也是故絕
意功名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野之泄泄可以棲遲舍
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
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
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木石我居芻蕘者雉兔者與我嬉遊凡動
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
風舞雩曾點志樂天矣冥鴻商陽四皓志夢雲矣富春山之志
毋亦羽化而樂天夢雲者類乎長竿倚雲浮一綸垂江陰採藥
飲芝殮風吸露而若磊磊泝泝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
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雲葺隱家視卿相之富

貴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焉得繫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乎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始與王良輩異矣范文正
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描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詞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
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赤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真乾
坤晝晦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
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陵高

士乎是猶高帝之遺民奚獨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陵但自
為計則雖莽不族劉不炎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時
遇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竿一輪寄傲烟水是寔無能為之
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溺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
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棲遲世外優游塵表已也謂光武求之
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躬下夷一介聘莘以後寥
寥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柰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
之慢物色之徃羊裘之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
賤之交而子陵竟違夙昔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
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殄祖德猶烈苟其子孫不歿不幸人臣有世世北面而况中興天子由此以言子陵得罪於高帝又得罪於天寧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絕不道其冥冥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偃蹇倨慢茲直草野狂態耳非真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迫愈逃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賈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夫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乃亦有以得聖人之清之名歸之者嗟夫是清名也胡為乎至哉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矣

乃曲為覆護者且曰方子陵與帝窮交時已逆窺其刻薄少恩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以後之事子陵料既興之帝必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興之帝必不以窮交終乎夫帝王自有真識者蚤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翊我故人光我故物而後歸我故鄉明良之稱當垂宇宙吾以謂即欲求名而求名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其愚且卑也若謂幾年交情一日執天澤之分吾不屑為則相武攝成古人為之彼其家庭骨肉之間視布衣硯席之舊當更有親昵者曾以此少有避諱哉率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矯激皆子陵作俑高子陵者崇之也其薄夫之行襲狂夫之迹匿貪夫之心以竊高士之名

于天下故吾謂此一舉也上欺其君中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
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高士者而已雖然希聲逐利之輩當
不得揣跡於富春山前矣吾懼天下後世有好為果為抗為矯
激者踟躕躑躅於烟水茫茫之鄉也故誅子陵以謝光武

評 意獨高奇詞或已甚

釣臺賦

宗臣明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
杜衡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鬱而嶙峋屯飄風其
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
蘋余又慄椒醕而噉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
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奄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
全衆寃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炎鴻鵠之翱翔兮聊
寄吾跡於汀洲昔傅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能之
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悰兮羌獨偃蹇而
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
寘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蓺輒於漢宮夕
稅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
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麥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物論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
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
睇江河之迳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螻兮悵
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冀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為
琚托微忱於浮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
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曰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評 多感慨

朱浮

范 燁

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
事亦以課覈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
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 燁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燁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桓榮

沈濯明

士之所貴乎學者豈徒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為名與利而學其為學也陋矣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稽古之力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生子弟為子弟者亦皆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覬諸朝廷則為己之風息稽古之志荒矣率天下而禍夫學必榮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褊急而苛察當是時豈無一牧政可更失德可言者乎榮為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裨益化理為申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敷陳時弊獻替可否為賈誼治安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祧袷之儀公帶明堂之圖楊馬讚述之體則可又不然謙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無一焉而訑訑車馬印綬為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桓榮誠陋矣議論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 燁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
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
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象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丘 濬明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
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

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
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
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
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
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
哉

評 廉君三不可及藉此為之表見

人物論十三卷終

三

